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項氏家說卷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允銜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顏天相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項氏家說目錄

儒家類

臣等謹案項氏家說十卷附錄二卷宋項安世撰安世有周易玩辭已別著錄此葢其讀經史時條記所得積以成編者案嘉定辛未樂章撰周易玩辭後序曰項公昔忤權臣擯斥十年杜門卻埽足迹不涉戶限耽思經史

專意著述成書數篇迨兵端既開邊事告急被命而起獨當一面外禦憑陵内固根本成就卓然陳振孫書録解題亦稱其當慶元中得罪時論居江陵杜門潛心起居不出一室送迎賓友未嘗踰閾諸書皆有論説然則是書慶元間斥居江陵時作也安世學有體用通達治道而説經不尚虚言其訂覈同異考究是非往往洞見本原迥出同時諸家之上

是書見於宋史藝文志者十卷附録四卷又別出孝經說一卷中庸說一卷書録解題並同自明初以來其本久佚今惟散見永樂大典各韻内核其所載多兼及說經說事說政說學等篇名而逐條又各有標題其原書體例約略可見篇帙亦尚多完善謹依類排纂經則按各經之文次之卷一卷二並易說卷三書說卷四詩說卷五周禮卷六禮記卷七

論語孟子等是為說經篇凡七卷其八九十三卷則先以說事篇次說政篇次說學篇雖原目無存未必悉符其舊然陳振孫說是書有云九經皆有論著其第八卷以後雜說文史政學則序次大致當亦不甚懸殊振孫又云附錄孝經中庸詩篇次邱乘圖則各為一書重見諸類似附錄之四卷本分為四種單行而復取以附於家說後者也今檢永樂大

典但有孝經說中庸臆說二書而詩篇次郎
秉圖未經收入疑當時即已散佚無可考補
謹據其現存者仍合為附録二卷次之於末
以畧還原書之舊焉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項氏家說卷一

宋　項安世　撰

說經篇一

三正說

朝議大夫姚大老名小彭作周易外傳辨三代及秦漢置正皆不改夏時其說博而有理今錄之其大義曰漢儒好信奇怪而不揆事理左氏公羊高猶以周正解春

秋孔安國以周正解書鄭康成以周正解毛詩周官劉歆以三正作三統歷此皆名儒雅望猶為妄謬況其凡乎相與追步星辰遷就其說所謂黄帝調歷顓帝夏商周魯六歷皆偽書也史官推攷皆不堪用朏朔虧食不與天合蓋皆其學術之偽妄而況諸儒之所記録詎得其真乎今自易臨卦之八月書太甲之十二月泰誓武成之一月召誥洛誥之烝歲豳詩之七月小雅之十月之交周官之正月春秋之首月皆以夏時夏月訂之無

不合者又以汲冢紀年之歲首皆用建寅三統歷之冬至皆在十一月秦呂不韋之月令一用夏時史漢之稱月一用夏時合而證之無可疑者秦漢實繼三代其置正皆不改月明白如此漢諸儒身當本朝而不知尊信相與倡為偽妄豈不戾乎其條目證驗如下

易臨卦八月有凶于消息卦觀四陰為八月于辰在酉臨與觀反對之卦今之息後之消也故八月有凶即夏之八月也何氏主周正從建子至建未為八月以遯為

凶孔氏主商正從建丑至建申為八月以否為凶皆非書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踰年改元歲首出見祖廟也明商雖建丑仍稱十二月也孔安國不得其說遂以十二月祠祖之文推排湯崩在十一月以為商家猶質踰月改元舜禹禪位猶須正月上日月正元日乃受終于祖宗況繼崩乎元祀既十二月為歲首則三祀之十二月朔以冕服歸亳亦歲首耳

書泰誓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序曰春大會于孟津孔安

國注云此周之孟春今按泰誓武成之稱一月皆建寅之正月故曰春如是商之十二月周之正月即建子之月孔子何為稱春乎不云正而云一或云改正在甲子後史追書之為一月理或然也然汲冢書桑武小武二篇乃武王元祀二祀未改正之時亦云一月則知一月即正月非必追書也或者商人置歲不在寅故寅月避正之名止稱一月乎

左氏國語武王伐紂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

柄星在天黿韋昭注及唐大衍歷議皆據之以推武王以夏正十月商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起師日在箕十度則析木之津也月在房四度則天駟也又三日得夏正十一月商十二月周正月庚寅朔韋昭以為辛卯日月會南斗一度故曰辰在斗柄一月壬辰夕辰星在南斗二十一度明日癸巳辰星與周師俱進由建星歷牛女戊午渡孟津而辰星伏于天黿今按麟德歷周師始起歲在降婁月宿天根日躔心而合辰在尾水星伏于星紀不

及天黿也又左氏于春秋内傳皆用周正則于外傳安肯從夏時哉其排比日辰自應有所諧合韋昭解注只得從之大衍循之而稽其偽謬云爾然吾所知者孔子之本序也若得三代真歷求之未必非春之星次也史記言十二次正月寅南至于箕二月卯南至于心于房三月辰南至於氐于房古歷南斗命度尾箕斗為析木是亦得天駟析木也何必子丑哉安世按武王一月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十九日已未誓師二月三日癸亥陳於商郊四月甲子陳于牧野四月三日辛卯還于豐十九丁未祀廟二

十一日庚戌柴望武周武夏自無所疑諸儒何須必以周正亂之

書召誥二月二十三日乙未王至豐三月五日戊申召公至洛十二日乙卯周公至洛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周公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孔安國云王以十二月戊辰晦到孔頴達云周之十二月建亥明日夏之仲冬始于新邑烝祭頴達云周之歲首故言祭耳今按戊辰乃十一月非建亥之晦也烝祭在冬周歲在子故用歲首烝祭其下十二月即建丑之月也故曰七年不云

七歲明以丑為十二月四時終而後成年也
詩豳七月皆用夏正其于周正但稱一之日爾二三四皆以次序為文未嘗改月也小雅十月之交即十一月朔歲首日食是以醜之必以為夏之八月何至若是醜哉
周官正月之吉鄭氏以為周正又有正歲鄭氏以為夏正令按地官正月之吉始和頒教法于鄉吏鄉大夫州長皆正月讀之而黨正獨云四時之孟月吉日則正月

非建子矣無乃夏正仍謂正月周正乃為正歲如書之烝祭歲乎大都中氣謂之歲而日月十二會謂之年周正子而又仲月宜有歲稱乎周官祭祀田獵朝會所書一皆合于夏時是知四時仍用夏正也

春秋王正月左氏公羊學以為周正今按春秋以月繫時四時十二次不可易也若是周正則春乃是冬十二次皆當改稱則聖人親筆之書曾春冬之不知乎王乃時王而月用夏時明夏時三王所同用未嘗改稱也但

所用之正不同耳襄三十年晉絳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杜預云正月謂夏正月然則傳所謂周正又足據乎安世按春秋所書四時十二月恐皆夫子筆之以為萬世法知必如此而後為正只此便是褒貶之筆也乃若周家本稱決無改月之理蓋前攷夏商之書後觀秦漢之史其例甚明而汲冢周書亦自稱為十有一月既南至則無可疑矣

史記秦本紀漢本紀年首皆書冬十月至于春正月乃在其年中仍不改其名其他月亦不移其次至武帝太初年夏五月以正月為歲首明年始書春正月終冬十

二月竹書紀年篇晉太康初汲人所獲魏冢古書也其載夏商周三代之事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漢書載劉歆三統歷述商歷云成湯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則十一月非建亥也禮記載秦呂不韋所作月令四時孟仲季皆夏正也安世按此諸說皆是獨攻左氏公羊春秋為非蓋春秋自是孔子之書即非周王所用與今諸說自不相害也乃若左氏國語遂以為周王果已用此則春秋本意左氏殆未知之是則不可不辨也

上六振恒凶

說文云孟氏易振作楮云柱砥也此陸氏釋文所不載也

大衍之數五十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揲卦之法曰第一揲不五則九第二第三不四則八其實三揲皆四與八但第一揲用四十九多此一奇故四為五而八為九爾自第二揲以往無復奇數自然為四與八也凡揲左手得一得二得三皆為四也惟得四則為八觀左之所得而右

手可知矣然不合兩手之餘不足以成七八九六之數也餘四七者為少陽餘四八者為少陰餘四九者為老陽餘四六者為老陰是故左手之一二三四生數也合右手而見七八九六成數也生成數皆用其四不用五者四立則五在其中也四不立則五不見故亦止于四營而成六即一合五也八即三合五也九即四合五也亦止一二三四而已小數止于四大數止于九五與十皆伏而不見是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然而

十與五常藏于七八九六之中九六合而為十五七八合而亦為十五七八九六當一月之日數也

九六七八

奇為參耦為兩乾三奇三三為九故老陽之數九坤三耦三兩為六故老陰之數六震坎艮一奇二耦三與四為七故少陽之數七巽離兌二奇一耦六與二為八故少陰之數八八九與六為十五當一氣之日七與八為十五亦當一氣之日老陽之策三十六老陰之策二十四

合為六十當以甲子之日少陽之策二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亦合為六十當以甲子之日乾坤六爻之策共當三百六十少陰少陽六爻之策亦共當三百六十乾坤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少陰少陽二篇之策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象閏

今之言揲蓍者謂初一揲掛第二第三揲不掛于象閏之説皆不可通若以扐象閏則每揲必有扐三扐凡三

閏不得為再閏也若以掛象閏則每揲三扐而後一掛止為三歲一閏不得為五歲再閏也朱先生曰初扐為左手之扐再扐為右手之扐故止有再扐無三扐也後掛謂次揲亦掛也聖人止言一揲之法明一掛十八揲皆然無掛與不掛之分也

揲著

揲蓍者左得一則右得三左二則右二左三則右一左四則右四其初得之蓍皆一二三四也箕其餘策則為

六七八九而五具焉此自然之四十五數也而言河圖之九宮者用之

策數

爻成于策故求策者皆以成數除之六七八九十是也四六四七四八四九其中皆有十焉成物者屬地故策之成也皆得地數二四六八十是也三十二二十四三十六二十八其中亦皆有十焉乘數者必以四則四營成易之道也主數者必以三與二則參天兩地之數也

十必寓焉則土王四季之象也此皆自然之理不可誣也

以字法推五數

古之制字者一二三四皆依數布畫至五則為乂象四氣交于中不以數畫也數至此備矣自此以往皆演之而已六八陰也則如乂而分之六從入從八向于分也八全分矣七九陽也則如乂而伸之七始横伸九則直伸之矣十者數之終五之成也故如乂而四伸之以定

四方中央之位焉所以明七八九六皆合五而成也

以算法推五數

布算者下一籌為一下二籌為二下三籌為三下四籌為四皆有籌焉獨五籌則不下至五則起而為一以寓于數之上自此以往皆就五加之加一為六加二為七加三為八加四為九獨十則不加至十則變而為一而數泯矣故一二三四以數立七八九六以五成而十與五皆無數焉小數極于四大數極于九然而每數必用

五籌而後成算此皆自然之理是故一二三四正而天地之數備矣

參天兩地

參以三數之兩以二數之天之數常該三地之數常守二此聖人發明數學之要也乾之九爲三者三坤之六爲三者二合爲三五以當一月盈闕之數乾爻三十六策爲三歲之餘日坤爻二十四策爲二歲之餘日合爲五歲之餘以當再閏之數乾卦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爲

七十二者三坤卦之策百四十四為七十二者二合而為七十二者五以當一歲之日五日一候之數也天下之數一必有兩舉一則兩從之一與兩為三故天之數常該三自二以往為兩而已故地之數止于兩乾則包坤坤則不能包乾也

初中末

陰陽在初者為長在中者為中在末者為少初為氣末為形中為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

陽中生水陽之陽為雷陽之陰為石陰中生火陰之陽為風陰之陰為鹵水陰精也而為陽中火陽精也而為陰中

陽主動作而成堅實陰主悠揚而成浸潤陽陷乎陰動而有成陰麗乎陽入而致說

男之初也陽精在下中交于陰末則陽上盛而男道絶矣女之初也陰血在下中交于陽末則陰上行而女道絶矣

精稟于父為腎坎水所以為男血受于母為心離火所以為女

丹砂石火槐檀柞楢取火之物皆生于地雨雪露霜雲霧霰雹成水之物皆降于天

健順動入止說

健則能動矣順則能入矣健順其體也動入其用也

健復為順之體動復為入之用

動而得志則止入而得志則說

一陽在上二陰在下安得而不止一陽在下二陰在上安得而不動

上下經卦象

臨觀剝復震艮之象也大過頤小過中孚坎離之象也遯大壯姤夬巽兑之象也既濟未濟否泰之象也復者喜其還也夬者決之也臨泰大壯皆美辭也姤者不期其至也剝者傷之也遯否觀皆懼辭也

上經男女之交隨蠱噬嗑賁四卦而已下經男女之交

咸恒損益漸歸妹豐旅渙節既濟未濟凡十二卦

上經皆乾坤坎離之卦（乾十坤十坎六離四）其否者隨蠱頤大過四卦下經皆風雷山澤之卦（震七艮七兌十巽十）其否者晉明夷既濟未濟四卦

八卦本字

按說文益字從水從皿以水注皿故謂之益以此推之坎卦☵即水字也初作八卦之時乾坤坎離震兌艮巽必皆以三畫為字今巛尚為坤川尚為水餘可知矣

乾坤卦氣

乾坤二卦每卦主半年每爻主一月乾之初九起于子九二主丑九三主寅九四主卯九五主辰上九主巳是乾之六爻分主六陽月也坤之初六起于午六二主未六三主申六四主酉六五主戌上六主亥是坤之六爻分主六陰月也又按律呂相生法乾爻主奇月初九自子左行至戌為上九坤爻主耦月初六自未右行至酉為上六亦以兩卦十二爻分主十二月也

四正卦氣

四正卦不當六日七分之直每卦主一季每爻主一氣二十四爻分主二十四氣也震之六爻主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六氣離之六爻主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六氣兊之六爻主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六氣坎之六爻主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驚蟄六氣太玄以勤當坎以應當離以疑當震以沈當兊亦不在直日之數

十二卦氣

消息十二卦每卦主一月每爻主一候每一卦當乾坤二卦之一爻每三卦當四正卦之一卦復卦主鶡鴠不鳴至水泉動六候臨卦主鴈北鄉至水澤腹堅六候泰卦主東風解涷至草木萌動六候大壯主桃始華至始電六候夬主桐始華至戴勝降于桑六候乾主螻蟈鳴至小暑至六候姤主螗蜋生至半夏生六候否主凉風至至禾乃登六候觀主鴻鴈來至水始涸六候剥主鴻

鴈來賓至蟄蟲咸俯六候坤主水始冰至閉塞成冬六候

六十卦氣

除四正外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五卦共主一月每五卦當前十二卦之一卦故每月各以前十二卦為辟卦也未濟蹇頤中孚復五卦主大雪冬至二氣屯謙睽升臨五卦主小寒大寒二氣小過蒙益漸泰五卦主立春雨水二氣震隨晉解大壯五卦主驚蟄春分二氣豫

訟蠱革夬五卦主清明穀雨二氣旅師比小畜乾五卦
主立夏小滿二氣大有家人井咸姤五卦主芒種夏至
二氣鼎豐渙履遯五卦主小暑大暑二氣恒節同人損
否五卦主立秋處暑二氣巽萃大畜賁觀五卦主白露
秋分二氣歸妹无妄明夷困剥五卦主寒露霜降二氣
艮既濟噬嗑大過坤五卦主立冬小雪二氣五卦之序
一為侯二為大夫三為卿四為公五為辟候分内外以
朔氣前三日為内朔氣後三日為外五卦之序其義未

聞

焦氏卦法

乾坤至既未濟並依易書本序以一卦直一日乾直甲子坤直乙丑至既濟直壬戌未濟直癸亥乃盡六十日而四正卦别直二分二至之日坎直冬至離直夏至震直春分兌直秋分不在六十卦輪直之數此即上文六十卦氣之法但彼主六日七分此但主一日彼用太玄之序此用周易之序爾

京氏卦法

一世卦陰主五月一陰在午也陽主十一月一陽在子也

二世卦陰主六月二陰在未也陽主十二月二陽在丑也

三世卦陰主七月三陰在申也陽主正月三陽在寅也

四世卦陰主八月四陰在酉也陽主二月四陽在卯也

五世卦陰主九月五陰在戌也陽主三月五陽在辰也

八純卦皆以第六爻為世陰主十月六陰在亥也陽主四月六陽在巳也

遊魂卦以第四爻為世其所主與四世同

歸魂卦以第三爻為世其所主與三世同

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及八純為天易遊魂歸魂為鬼易右京氏卦氣主月義與十二卦同而所用之卦則異以其所主在爻而不在卦也

卦氣序卦之異

安世嘗攷卦氣之序與易之序卦不同儒者多以為疑今按卦氣太玄之法也以太玄諸首之辭次第推見始終其氣候蓋甚相貫猶今周易以序卦推之委曲相承或順或反亦可得而通也晁公武氏曰二者皆有爻數可攷上篇反覆十八卦陽爻五十二陰爻五十六下篇亦十八卦陽爻五十六陰爻五十二此周易序卦以二百一十六均在兩篇也亥子之月自艮至復十卦陽爻二十四陰爻三十六巳午之月自旅至姤十卦反之丑

寅之月自屯至泰十卦陽爻二十四陰爻三十六未申之月自鼎至否十卦反之卯辰之月自需至夬十卦陽爻三十二陰爻二十八酉戌之月自巽至剥十卦反之此太玄卦氣之序以六十數均在兩月也故自冬至迄夏至自復迄咸凡三十卦陽爻八十八陰爻九十二自夏至迄冬至自姤迄中孚凡三十卦陰爻八十八陽爻九十二共三百六十日其陰陽多寡之數皆適相等今按以義通之既具前文以數通之又如晁說則儒者之

于卦氣又何以多疑為哉

項氏家說卷一

項氏家說卷二

宋 項安世 撰

說經篇二

李挺之反對法以乾坤變六十四卦

李挺之反對法其實即生卦法也故世之言卦變者皆自挺之出其法以乾父坤母為二卦不反對又以乾坤三爻生六卦亦不反對頤交大過一也小過交中孚二

也坎交離三也又以乾交一陰生六卦反對姤反夬同人反大有履反小畜凡六也坤交一陽生六卦反對復反剝師反比謙反豫凡六也又以乾交二陰生十二卦反對遯反大壯訟反需无妄反大畜睽反家人兌反巽革反鼎凡十二也坤交二陽生十二卦反對臨反觀明夷反晉升反萃蹇反解艮反震蒙反屯凡十二也又以乾交三陰生十二卦否反泰恒反咸豐反旅歸妹反漸節反渙既濟反未濟凡十二也又坤交三陽生十二卦

泰反否損反益賁反噬嗑蠱反隨井反困未濟反既濟凡十二也三陰三陽數內否泰既濟未濟四卦相重止各十卦爾

右六十四卦雖皆自乾坤來而乾坤之交不出于三故推卦變者因乾坤初交為復姤而以為一陰一陽者皆自復姤來再交為臨遯而以為二陰二陽者皆自臨遯來三交為否泰而以為三陰三陽者皆自否泰來蓋乾坤之變自此六卦始則繼此而變者當推此六卦而為

所從來之地理或然也

反對說

觀聖人列卦反對者自爲偶不反對者亦自爲偶而又置頤大過于上篇之末置中孚小過于下篇之末正反之際灼然有意非偶然也凡不相反對者其實亦相反對乾坤坎離以全體相反頤中孚象離大過小過象坎四卦亦全體相反是亦反對也此外又有以卦體相反者如屯坎上震下與解震上坎下之類是二體相反也

有以卦義相反者如大過二陰包四陽小過四陰包二陽之類是二義相反也凡此皆可以參攷卦爻之義又乾坤坎離本非相反對之卦而其所生之卦無不相反對者震巽艮兌皆相反對之卦頤大過中孚小過四卦乃不相反對是亦易道變通之理也

十有八變說

以卦言之卦之正而不反者八反對者二十有八聖人分十二反與六正爲十八卦以爲上篇分十六反與二

正亦爲十八卦以爲下篇故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而俱爲十八也以爻言之乾之六奇坤之六耦共爲十有八畫以震坎艮三男之畫合乾之三畫亦爲十八以巽離兌三女之畫合坤之三畫亦爲十有八以數言之一三五爲九以兩乘之爲十八二四爲六以參乘之亦爲十八

朱震易圖以六卦變六十四卦

朱子發六卦之變即李挺之乾坤之變子既言之于前

矣然其所以變之法不可不知也復姤一陰一陽皆在初爻變爲二(師同人)爲三(謙履)爲四(豫小畜)爲五(比大有)爲六(剝夬)各成五卦凡一陰一陽者十卦皆自復姤變臨遯二陰二陽皆在初二兩爻第一變爲初三(明夷訟)爲初四(震巽)爲初五(屯鼎)爲初上(頤大過)各成四卦再變爲二三(升无妄)爲二四(解家人)爲二五(坎離)爲二上(蒙革)亦各成四卦三變爲三四(小過中孚)爲四五(萃大畜)爲五六(觀大壯)各成三卦四變爲三五(蹇睽)爲四上(晉需)各成二卦五變爲三上(艮兌)各成一卦凡二陰二陽者

二十八卦皆自臨遯變三變恐當爲三四爲三五爲三上四變當爲四五爲四上五變當爲五上否泰三陰三陽皆在下三爻第一變爲初二四漸歸妹爲初二五旅節爲初二上咸損各成三卦再變爲初三四渙豐爲初三五未濟既濟爲初三上困賁各成三卦三變爲二三四益恒爲二三五噬嗑井爲二三上隨蠱各成三卦凡三陰三陽十八卦皆自否泰變

右安世嘗推其說方三畫之時乾坤以三相交其變之形止于爲六凡言重卦者出于六子及六畫之後以六

相交其變之例亦止于六故以復姤遯臨否泰六卦爲例之主而凡言變卦者皆出焉亦猶三畫之有六子也

虞氏晁氏旁通卦法

虞翻易專用旁通說以解爻義其法皆取相反之卦陰反陽陽反陰即以反爲通如夬之一陰五陽即與剝之一陽五陰相通也本朝晁說之據先天圖以通六十四卦今總而類之其說有三其一曰以對相通如乾之通坤震之通巽艮之通兌其圖位相對其爻象相反此即

虞氏旁通之法也至其巽處則坎離相對而不相通謂坎通離則坎死乎坤離通坎則離死乎乾此則虞氏之所不避也其二曰以近相通如自乾而通于兌離震巽坎艮自坤而通于艮坎巽震離兌者順數也自乾而通于巽坎艮兌離震自坤而通于震離兌艮坎巽者逆數也乾坤順逆各通六卦幷其子之在本卦前者皆通之此父母之道也若六卦自通則順逆各通一卦此兄弟之卦也凡此皆以先天圓圖言之也又曰乾上變而逆

數通于履（兌子也在兌前）同人革（離子也在離前）无妄隨噬嗑（震子也在震前）升蠱井（巽子也在巽前）師蒙（坎子也在坎前）謙（艮子也在艮前）又下變而逆數通于姤（巽子）訟渙（坎子）遯漸蹇（艮子）臨睽歸妹（兌子）明夷豐（離子）復（震子）坤之所通亦然凡此皆以先天方圖言之也方圖之上變即圓圖之所謂順方圖之下變即圓圖之所謂逆也其三曰以類相通謂之即變即通不限遠近不拘對否如一陰一陽自復姤變則凡一陰一陽卦皆復姤之所得通也二陰二陽自臨遯變則凡二陰二陽卦皆臨

遯之所得通也獨泰否三陰三陽自相為通不取他卦則又自用對通之法矣圖中餘卦亦倣此三說其以對通者即夬與剥通之類是也其近通者謂本母七子無相類者則近通旁母之一子如兌之子履通乎乾之子小畜之類是也其以類通者謂本母内七子有相類者則不限多少皆可相通如乾之夬通乎大有又通乎小畜皆一陰之卦也而以近通者又有二法有以近而取對卦者如兌之子履本對謙之一陽乃近取乾子小畜

所對之豫以為相通之卦此又對通之變例也有以近而取二體者以卦之上下二體各取旁卦之子與之相通如夬之下體為乾則自乾通兌之七子夬之上體為兌則自兌通離之七子此又旁通之變例也晁氏之說繁雜難曉故類為三說而合其易通

京房易法以八卦變六十四卦

以京氏易攷之今世所傳火珠林者即其法也今占家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為拆此即兩少一多為少陰爻

也兩面一背為單此即兩多一少為少陽爻也俱面者為交交者折之此即三多為老陰爻也俱背者為重重者單之此即三少為老陽爻也蓋以錢代蓍一錢當一揲此自後人務為徑捷以趨卜肆之便而其本意則尚可攷也其所異者則不以交與重為占而自以卦世為占故其占止于六十四爻而不能盡三百八十四爻之變爾

納甲法

京氏易凡卦之六爻皆分主六甲今以卦推之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蓋父母之卦主十干之始終者也艮納丙兑納丁蓋少男少女故皆近初初則為少也坎納戊離納己蓋中男中女故皆居中也震納庚巽納辛蓋長男長女故皆近終終則為老也以爻推之乾初起甲子二甲寅三甲辰四壬午五壬申上壬戌則父起黄鍾天之統也坤初起乙未二乙巳三乙卯四癸丑五癸亥上癸酉則母起林鍾地之統也震初起庚子二庚寅三庚辰

四庚午五庚申上庚戌則長男從父也巽初起辛丑二辛亥三辛酉四辛未五辛巳上辛卯則長女次長男也坎初起戊寅二戊辰三戊午四戊申五戊戌上戊子則中男次長女也離初起己卯二己丑三己亥四己酉五己未上己巳則中女次中男也艮初起丙辰二丙午三丙申四丙戌五丙子上丙寅則少男次中女也兌初起丁巳二丁卯三丁丑四丁亥五丁酉上丁未則少女次少男也此其爲序皆明白無可疑者大抵陽卦則納陽

干陽支陰卦則納陰干陰支陽六干皆進陰六干皆退惟乾納二陽坤納二陰包括首尾則天地父母之道也歟

世應例

京氏易法止用八卦為本得本卦者皆以上為世爻得歸魂卦者皆以三為世爻亦因下體復得本卦而三在本卦為上也其餘六卦皆以所變之爻為世世之所對者為應凡其所謂變者非以九六變也皆自八純卦積

而上之知其為某爻之所變爾今且以乾卦為例乾之本卦上九為世九三為應乾之變卦初變為姤謂之一世卦初六為世九四為應再變為遯謂之二世卦六二為世九五為應三變為否謂之三世卦六三為世上九為應四變為觀謂之四世卦六四為世初六為應五變為剝則謂之五世卦六五為世六二為應剝之四復變為晉之遊魂卦九四為世初六為應晉之下卦三爻皆變為大有坤復歸乾謂之歸魂卦九三為世上九為應

右乾宫八卦世應法坤震巽坎離艮兑倣此

飛伏例

京氏易于世爻用飛伏法凡卦見者為飛不見者為伏其在八卦止以相反者為伏乾見則坤伏震見則巽伏坎見則離伏艮見則兑伏及坤巽離兑之見也亦然皆以全卦相反也至八卦所變之世卦則不然自一世至五世因一本生純卦為伏蓋五卦皆此一卦所變也至遊魂歸魂二卦則又近取所從變之卦為伏不遠取本

卦亦不以相反論也今以乾一卦為例如乾一世姤姤下體巽其飛為巽初辛丑其伏仍用乾初甲子若用相反則當震初庚子也二世遯遯下體艮其飛為艮二丙午其伏仍用乾二甲寅若用相反則當兌二丁卯也三世否否下體坤其飛為坤三乙卯其伏為乾三甲辰凡卦變至第三爻自然相反也四世觀觀上體巽其飛為巽四辛未其伏仍用乾四壬午若相反則當震四庚午五世剝剝上體艮其飛為艮五丙子其伏仍用乾五壬申若相反則當兌五丁酉以上五世皆以本卦乾爻為伏者也自五世

復下為遊魂卦剥之四變為晉自艮變離故其飛為離四己酉其伏為艮四丙戌若用相反則當坎四戊寅復下而為歸魂晉下三爻變為大有自坤變乾故其飛為乾三甲辰其伏為坤三乙卯二魂卦皆近即所從變之卦不用本生純卦也

右乾宮八卦飛伏例坤震巽坎離艮兌倣此

術家七變法

京氏以六畫卦變為七卦并本卦為八今術家以三畫

卦變為七卦并本卦為八其法以上一爻變者為生氣上中二爻變者為天醫三爻俱變為絶體上下二爻變中爻不變者為遊魂下一爻變者為五鬼下中二爻變者為福德上下二爻不變中爻獨變者為絶命三爻俱不變者為復歸如乾三畫卦則以兌為生氣震為天醫坤為絶體坎為遊魂巽為五鬼艮為福德離為絶命乾為復歸餘卦倣此推之今之術家多用此法以占行年其推主卦則用河圖九宮法以年紀為宮數一坎二坤

三震四巽六乾七兌八艮九離之法惟五宮無卦男五宮則歸艮皆土數也

歐陽子易說

或曰歐陽子說易奈何曰其說以大衍為筮占小事而不之學夫謂大衍為止于筮占是歐陽子又未知聖人之筮占也彼既以今世巫史之術待筮占又以今世之筮占待大衍則其以為不足學也又何難焉

鄭夬說以復姤生六十四卦

乾兑離震巽坎艮坤以次相生重一卦為八卦為六十四卦此重卦法也而先天圖用之其畫自一陰一陽始左畫自復之一陽逆數而至乾右畫自姤之一陰順數而至坤故鄭夬謂乾坤生八卦為大父母復姤生六十四卦為小父母其說蓋出于此按先天圖法第一畫左陽右陰第二畫左右各兩分之上半畫陽下半畫陰凡二陽二陰相間第三畫左右各四分之四陽四陰相間共成八畫此八卦也第四畫左右各八分之八陰八陽

相間共成十六畫第五畫左右各十六分之十六陽十六陰相間共成三十二畫第六畫左右各三十二分之三十二陽三十二陰相間共成六十四畫此六十四卦也重卦既成按而數之乾兊離震巽坎艮坤八八相次其序天成不可亂也自初畫言之謂之復姤生六十四卦可也自成體言之亦八卦生六十四卦爾然與京氏不同者京氏以爻相變先天圖以卦相重此其異也

先天圖畫法

先天圓圖第一畫陽左而陰右第二畫至第六畫陽上而陰下一言以蔽之曰有一必有兩而已一者太極也兩者陰陽也太極固有陰陽陰陽各為太極陰亦有陰陽焉陽亦有陰陽焉陰陽之初相對而生故陽左而陰右陰陽旣立相乘而變故陽上而陰下一必有兩故初畫為二是為兩儀二各有兩故再畫為四是為四象四各有兩故三畫為八是為八卦此卦之小成也八各有兩故四畫為十六十六各有兩故五畫為三十二三十

二各有兩故六畫為六十四此卦之大成也

先天後天卦位

邵先生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謂伏羲先天之卦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謂文王後天之卦張行成曰先天造化之初也伏羲八卦天位也兼天上地下言之天山水風澤火雷地後天生物之後也文王八卦地位也獨據地上言之離坤兌乾坎巽震艮所以坎離震兌當二分二至之中安世按先天卦位三陽在上三陰在下震巽以下交變故次下艮兌

以上爻變故次上坎離以中爻變故次中此天地定位陰陽始交而生六子之序也伏羲作卦之初以三畫相交而成其序固當如此此所謂易之本造物之初也說卦三索蓋明此也邵氏先天圖即此理也後天卦位有地之後正南午位離火王焉正北子位坎水王焉震木王于卯故震居東兌金王于酉故兌居西土王中央故坤位金火之間艮位水木之間皆陰陽之中且寅申相對也兌為陰金乾為陽金故乾次兌而居西北震為陽

木巽為陰木故巽次震而居東南皆以五行生王為序此所謂易之用生物之後也說卦帝出乎震一章蓋明此也濂溪太極水火木金土即此理也

文王八卦之位

天一陽降于地自坎而艮自艮而震萬物盈焉地一陰升于天自巽而離自離而兌萬物虛焉天為物始故乾居坎之先土位中央故坤艮居離兌坎震之中暑將為寒坤居其間寒將為暑艮居其間皆土中央之義也兌

為陰金乾次之為陽金震為陽木巽次之為陰木皆陰陽之交猶接前氣也

項氏家說卷二

項氏家說卷三

宋　項安世　撰

說經篇三

孔氏古文尚書二十五篇

按孔氏所多者虞書則大禹謨一篇夏書則五子之歌胤征二篇商書則仲虺湯誥伊訓三太甲咸有一德三說命凡十篇周書則三泰誓武成旅獒微子蔡仲周官

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凡十二篇此二十五篇皆孔氏自以隸書古篆訓釋科斗之文乃皆明白劉亮略無疑闕而其餘與今文同者三十三篇以孔氏之字書參伏生之親授當更明白乃反多聱牙不可誦説又伏生耄矣于難誦者一字不遺而明白易曉者乃皆忘之此亦事理之不可曉者意者古語古字本自難通孔氏訓時頗有改定之功如今之譯經潤文者爾不然何其無一讀之聱牙一簡之磨滅乃反平易于老生親傳之書耶

孔安國傳

先儒注釋其有補于經者甚多凡行于世者皆不苟也孔安國之于尚書至爲有功如注湯欲遷夏社不可衆人不過謂屈于伊陟臣扈之諫耳安國則曰以棄代稷無可代社者故仍用句龍氏然後知社稷之制至今沿之者爲有由也酒誥曰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衆人止言待新民寛故勿殺待舊民嚴故盡殺之安國則曰予當擇其罪之大而殺之然後周公之訓爲可傳也其

他如此類者甚多經學既廢人習新説古注皆不知讀先儒之苦心不明于今者何可勝數如趙岐注孟子至大至剛以直必有事焉而勿正皆以爲伊川先生新讀如此而不知其爲趙氏之本注也俗學之陋至此亦可憫哉

平在朔易

朔者終而復始易者窮而復通北方終窮之地故以朔易名之示天道無終窮之理也

鯀哉

凡人之名稱有複字者不助辭如胥子朱共工驩兜虞舜伯禹是也單稱一字者加哉字鯀哉益哉垂哉是也他書單名以也字副之回也賜也之類

姓氏

古者姓與氏爲二後世姓與氏爲一姓者諸眷之所同氏者一房之所獨姓以别同異氏以定親踈皆不可無也如嬀姓之生衆矣凡居於嬀汭者不知其幾族皆同

姓也而于諸嬀之中有虞氏焉則舜之家所獨稱也故書載堯之嫁女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言嬀以著姓明自祁適嬀所以正婚姻之禮也言虞以別氏明所歸之族所以詳室家之辨也古人于此謹矣後世直以氏為姓一家百族同用一氏親疎遠近更無分別則與古之用姓同矣故史臣書之皆曰姓具氏見姓之與氏自是為一不可復知也

禮記大傳謂婚禮至周始繫之以姓而百世不通非也

此蓋惑于後世五帝三王同出一祖之說不可用以為據昔者聖人之立姓也專以為婚姻之辨字皆從女惟女子稱姓以別之是則有姓之初便有婚姻不通之法矣此法必起于黄帝故凡天下之姓皆自以為黄帝吾祖也其實人之有姓自黄帝始爾蓋是時始置二十五姓以别臣宗而後世遂以為此帝之二十五子云

姓氏之法至漢猶有存者夏侯嬰為滕公子孫遂為滕氏又有與公孫圭為婚者遂為孫氏田千秋好乘小車

子孫遂為車氏史記諸臣傳稱滕公萬石君太倉公魏其武安皆不著姓此即古人以官為氏之意盖用此以自别于同姓之諸侯然自是遂忘其本姓則史職不修之過也古者太史氏掌奠世系辨昭穆凡立氏者必告于太史氏春秋之末知果别族于太史為輔氏此其驗也後世史職既廢宗法又亡而欲田里之氓自記其世系難矣此其故皆由封建世禄井田之法壊諸侯卿大夫之後降為皁隷士庶人之族散而之四方故宗法不

可得而立史職不可得而紀以至于大廢而盡亡也

三苗族系

左氏春秋傳昭公九年周人以姜戎咎晉言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而惠公實誘以來杜預謂允姓即姜戎之別瓜州三危之地按此則姜戎者三苗之後也襄公十四年晉人責姜戎亦言為惠公自瓜徙洛戎子對曰我姜戎四岳之裔也按姜姓實出太岳則三苗氏又四岳之後文公十八年史克列叙四

凶謂三苗為縉雲氏不才子按縉雲氏實黄帝時官名則四岳又縉雲氏之後也隱公十一年鄭莊公謂許為太岳之胤杜注言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按神農氏姜姓則縉雲氏又神農之後也葢神農氏没子孫仕于黄帝為縉雲氏仕于堯為四岳而四岳之子孫受封于南方者為三苗三苗之子孫長于西方者為姜戎云齊滅紀晉滅姜戎楚滅申及許陳氏滅齊則四岳之子孫固皆亡于春秋之時矣然西魏時宕昌羌梁企定猶是

三苗之後其所憑藉實遠大云

九功九德

舜之九功即禹之八政也府以積貯言之于五行之外增穀為六者當時水土之政主為穀也政以施行言之金木土各以其類增而為八者天下已平為萬世法則賓祀教刑森然竝舉皆不可畧也九功則用五行以治穀用穀以治三事自粗而至精也八政則五行各致其用精粗竝舉而三事在其中矣賓祀教兵刑皆以正德

司空以利用食貨以厚生也臯陶之九德即禹之三德也寛柔愿皆柔克也簡剛彊皆剛克也亂擾直皆正直也亂訓治擾訓馴治且馴則無事矣禹衍而為五以明己之治臯陶析而為九以察人之德故其目為愈詳也要之五行之理聖賢皆體而用之至禹而後極上極下而備衍之以成一家之言耳

帝德罔愆

安世嘗謂惟臯陶最善稱舜者夫舜之德至難名也臯

陶持立罔愆二字以為總曰謂其凡事並無過失則舜之終身本末皆備于此矣然嘗疑之今之言舉事無失者必以為精明之極而皋陶言舜之無失乃以簡寛得之則已與常説大異矣至指陳其簡寛之實迹則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則又近于瞶瞶者夫治天下者必使賞當功罰當罪不殺無辜不失有罪則可謂無失矣而舜之于功罪不能使賞罰之必當而但能使疑者之蒙私不能使罪人之必得而但能

使無辜之不見殺皐陶以此為舜之無所過失之驗是則其所為無失者特不失其仁厚之本心而已故其末繼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此則其罔慈之主意也世之治亂皆係于人主之聰與否古今之言聰明者未有過于舜者而舜之為治乃不能自保其無疑與失也其可保者獨吾之好生之心不疑不失而已後之人自視聰明孰與舜多而必欲其賞罰之必行功罪之必得是欲以己之所為求勝于舜也舜必不

可勝則其所刑殺過差多矣此申商之所以得罪于萬世也不然則信賞必罰天下至明之政也而何亡人之國若是之亟哉孔子以用中于民為舜之大知其意深矣

九江孔殷

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云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然則當是時九江已不可攷矣

沱潛

荆梁二州江漢所經皆有沱潛二水爾雅謂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葢經師所傳如此其辭簡古故至今莫知二水之處按四瀆濟最微無可言者河最大而出于西域至中國而成河故别流之來合者皆不可見獨江漢二水近出梁州夾蜀山而行江在山之南漢在山之北自梁至荆山行凡數千里凡山南溪谷之水皆至江而出山北溪谷之水皆至漢而出其水衆多不足盡錄故南總為沱北總為潛葢當時之方言猶今溪谷云

爾後之讀爾雅者誤以江漢為沱潛所出之源不知其為沱潛所出之路也禹貢言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別猶言他也蓋江之發源在岷山極西處自江源而東凡別水之來會者皆為此江之沱不得自為一水也今蜀江沿岸溪水合處猶有鑑沱句流沱月明沱歸鄉沱之名尚可推見當時命名之意云

用人惟己

班叔皮王命論曰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此可作用

人惟已解注

盤庚

商盤周誥古今以為聱牙而當時用之以告民庶何哉曰此其所以為聱牙也告民庶之辭與作文章不同告民庶者必俯而就之或用時語或用方言或用官府吏文或辨釋當時事因所以在當時衆庶為易曉在異代異俗為難通也如今郡縣曉諭文牓自有土俗常用之語與其所常有之事他鄉之人多不盡曉況後世乎

說命序

傅說起于徒役之中而居父兄百官之上此雖高宗之盛舉亦古者置相之常道也故聖人序書不言作相之事蓋以古天子諸侯之立國皆有父兄大臣以為社稷之重鎮常與其君共求賢哲而付之以政所謂當國行政者非必父兄大臣也故曰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歟此言為當國行政者設也堯舜之時四岳為大臣而舜禹行政湯之時仲虺為大臣而伊尹往來行政于

其間成王之時太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而周公行政其後周公畢公皆以太師出守東都而召公以太保行政其序位皆在周畢之上而官秩仍在其下不以為疑也齊以高子國子為上卿而管仲為政鄭以子皮為上卿而子產為政魯以季氏為上卿而孔子為政非若後世茍用一人必須移動大臣排絀故老而後可為也夫是以君之用之也易而臣之居之也安大臣亦相與出力而推獎之無有相傾相軋之事雖其人皆有推遜之

誠亦其理勢之可以相安也六國之時所以迭用他國之臣為相亦其去古之近于國之舊臣利害無所相及也至國朝承唐官制罷相者皆歸本班猶有古意自官制一新凡執國政者一去其位則不復得侍于闕廷必俟彼出而後此入此爭端之所以不息也

西伯戡黎序

先儒謂西伯戡黎故殷始咎周此非書意也按書中但言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爾至孔子作序乃言殷

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以文勢攷之咎周乃在乘黎之先盖文王之世殷未嘗咎周也至武王之末年殷始咎周疑間生而責讓至度其事勢必有侵伐之謀武王于是戡黎國以據壺關之險東向臨之牧野之事盖決于此時矣故孔子改戡為乘高以臨紂以見兵勢之成又推其釁隙起于殷人之咎周以見兵端之發聖人于殷周之際多言書外之事皆明著本末以示後來盖書有不必存者而事則不可不存

也史記膠鬲問武王之師曰西伯曷為而來此武王稱西伯之驗也

西土有衆

武王渡河雖曰羣后畢會及聆其誓語專以西土邦君為言則孟津之會皆西土之諸侯也盖紂都河北正天下之勁兵所處用南方之人未必勝之故武王之所用皆關隴蜀漢之士先以河東之兵塞壺關之險以為疑兵而武王自以西土之衆自關向洛整陣徐行以為正

兵自孟津北河攻之故曰同力度德武王之慮精矣

惟九年大統未集

說者以此為文王受命之九年非也史記周本紀太公世家周公世家皆言武王即位九年乃觀兵于盟津明此即武王之九年也時已十一年矣何以謂之九年古者天子諸侯皆除喪之後始即政事之位通初喪數之為十一年但數即政之年則九年耳自魯成公以來始有踰年即位之事春秋書之譏不終喪也惟親政九年

大統未集故武王未得盡承文王由舊之志今既集矣其承厥志乃反商政政由舊所以承之也

武成脫簡

王介甫以此篇為脫簡當以厥四月哉生明至予小子其承厥志移在天下大定之下此説良是必如此然後文理可讀月日亦順又見武王所承之志上謂文王欲由商之舊政而未得今予小子不可不承故次以乃反商政政由舊此即承志之事也若如本文則是文王

志在厎商之罪而武王承之也豈不上誣先志哉

周王發

先儒謂周王乃史官追書之辭方告名山大川時武王未稱王也且以文王尚稱文考為證此説非也若商命未絶則武王不當起兵既已起兵則周之稱王必矣決無以商之臣子號令羣后上伐天王之理也文王之稱文考乃是歸周祀廟告成之後始行追王之禮方起兵時尚未暇也

癸亥陳于商郊

紂之為人與桀不同桀不過昏庸暴虐如秦二世漢桓靈而已紂好勇而善疑有伸鉤索鐵之力而專養亡命逋逃之人以為親兵百戰百克天下畏之其失在于恃兵狂酗殺人為嬉不恤國事此正如前趙之劉曜北齊之高歡未可以脆敵待也故武王伐紂其規模與湯不同武王先取壺關以塞紂西向之路然後自洛陽渡河攻之初以戊子日離宗周整衆徐行日三十里自周至

洛九百里凡一月而後至人力不勞兵勢不急紂固恃兵之強與大河之固安坐而未出也既戊午涉河一日而誓師明日復誓遂行自孟津至朝歌四百餘里凡五日而至癸亥之夕徑陳于國門之外甲子之朝紂狼狽出師人心震駭皆望塵而奔周人自後攻之盡勦其多罪逋逃之衆血流漂杵舊惡無餘于是善良奠枕而天下定矣唐太宗討薛仁杲六十日不戰一戰而散其精卒遂平隴右本朝狄武襄公自離京師行止竝有定法

晷刻不差及至崑崙關卷甲夜度遂一戰而定廣南其制勝之方大略相類聖賢舉事以理固無後世之利心而處事以義亦無腐儒之癡法也

五紀

歲以紀一歲之事月以紀一月之事日以紀一日之事星辰謂二十八星十二辰以紀九州之分土萬民之好惡歷數如太初三統以紀帝王之運世天度之從違王省惟歲章當在此下

皇極

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君之導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此言民之從其君也此六句皇極一章之總目也自此以下分為兩大段以演說此兩節之事自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以下至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皆演說君之導民也自無偏無陂遵王之義以下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皆演說民之從君也又曰皇極之敷言是彞是訓于帝其訓言人君

配天立極以結上一節之意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言庶民從君如天以結下之一節也又曰天子作民父母言上之教養之心如此其切也以為天下王言下之歸往之心如此其一也此三節皆反覆推明君民之義言愈近而意愈切也惟辟作福恐當在此章下

五紀皇極

此二章皆有脫簡曰王省惟歳至則以風雨當在五紀

章之內與庶徵章全無干涉也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當在皇極章之末其文與為天下王相接其意與惟皇作極相類且所言福威皆皇極章內之事與三德殊不相關也

三德

剛克柔克自是二德之名剛多于柔者為剛克柔多于剛者為柔克非謂以剛柔勝人也以政言之強者禦之以剛弱者撫之以柔此于五行屬太剛太柔也以教言

之高者抑之使柔卑者振之使剛此于五行屬少剛少柔也正直則中德也雖曰三德而五在其中禮家以一為三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其理皆出于此盖一本不動而二自為四四自為八故謂之九易之八卦書之九疇其義一也

曰貞曰悔

人但知内卦為貞外卦為悔不知其何說也王介甫謂静為貞動為悔亦臆之而已此占家之事惟京氏易謂

發為貞靜為悔則合于筮法蓋占家以內卦為用事謂問者之來意也外卦為直事謂禍福之決也來意方發專一之至故謂之貞外卦既成禍福始定故有悔焉蓋卦有元亨利貞故取貞字為主爻有吉凶悔吝故取悔字為決也姚小彭氏作易內外傳以吉凶悔吝為元亨利貞之反其言亦有理初聞者必訝其異然不可不思也

竊意夏商筮法止用貞悔至文王之易以變爻為占六

爻皆不變者乃占貞悔則不止用二矣

五福六極

福極皆人君之事攸好德者黎民斂德也惡者賊民與也康寧者内外無患也憂者國家多難也疾者癘疫流行也弱者寢以衰微也凶者考終命之反短折者壽之反在福為二在極為一也貧與弱者富之反疾與憂者康寧之反在福為一在極為二也惡與好德一福一極也

金縢

金縢之事本無可疑而說者多疑之蓋謂死無可代之理殊不知此特後世之人自不能行而行之者又不出于誠是以不能動天爾桑林之禱六事自責是湯以身代百姓也雲漢之詩寧俾我遯是宣王以身代百姓也而上天皆為之變動孔融以弟代兄之死吉翂以子代父之死而時君皆為之矜恻其他如王尊之塞決戴封之積薪自古匹夫以必至之誠上動天意者何可勝數

況武王之興天所眷佑周公之聖天所賦與因天感天其有不動者乎二公本欲用常禮穆卜周公乃欲以身自卜故不敢以告二公又古者宗廟皆在宮中武王有疾周公以上相攝事獨命祝史與廟中之人為壇墠祝冊而公卿大夫皆不知之如後世人主宮中默禱而外庭不知者多矣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

年則罪人斯得孔氏謂辟者行法也居東則東征也信然則周公誅誇以滅口豈所以自明于天下哉鄭氏謂辟讀為避居東則避之也予嘗反復本文則鄭說為是蓋周室初基中外未定流言乘間而作成王疑于上國人疑于下周公苟不避之禍亂忽發家國傾危將無以見先王于地下矣周公之與二公蓋一體也故密與二公謀之使二公居中鎮撫國事而身自東出避之因以寧輯東夏但不居中則不利之誇自息而亂無從生矣

故周公居東二年外變不起而內論亦明向者倡為流言謀作禍亂之人遂得主名內外之人始知其為管叔之罪也衆論既明于下則漸可以開曉成王之惑周公于是作鴟鴞之詩極道國家之艱難心迹之勞悴自愬于王以冀王之察已也王雖未能洞然遂信周公之忠然亦未敢決然遂以周公為非者盖由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皆已明白無有一言以助成王之疑者故成王之心雖欲非之亦無所據而發也盖是時也舉國之人

疑周公者獨成王一人爾人力既盡則天道從而開之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偃木拔邦人大恐成王與羣臣弁服以適祖廟啓龜筮之櫃以占家國之災此蓋古者遇災之常禮也既得金縢之書二公知天道之在是矣于是導王以問諸史與百執事之人羣臣久鬱承問而興皆翕然曰信以證其事悵然曰噫以明其寃見公本不言而天自發之天理人情憤悱相會于聲嗟氣歎之間而成王之心已豁然而大悟矣于是周家復

與天下大定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豈非天人之助也歟夫以當時事體危疑如此成王之意艱重而難回二公之辭褎回而未發百執事之心堙鬱而不吐使周公憫然不避授兵以出討謗己者執而戮之此霍光之所不敢為也而謂周公為之乎葢周公旣歸始相成王大誥多方出兵以誅三監云

周公之事再明周家之業再安皆二公之力也故公之出也則告二公而後出明二公之同議也其問諸史與

百執事也則書二公及王明非王之及二公也其築大木也則又出于二公之命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茍可以明天理之驗而信周公之功者無所不用其至二公之心可謂貫日月而通神明矣茲其所以為二公也歟

康誥酒誥

周公命康叔治商曰往敷求殷先哲王曰丕遠惟商耇成人曰師師茲殷罰有倫曰罰蔽殷彝曰劼毖殷獻臣

蓋治者必順其俗因其宜用其仁賢而復其善政然後其俗安其民服大凡治新造之國撫新附之民未有不由此而得其歡心者也周公之慮深矣

惟民其勑懋和

勑古來字也勑懋謂勞來勉懋二字蓋同一意尚書勑字今皆讀為敕蓋因俗音之誤若據本文止當以來字讀之不然則皆改為勅乃可勑天之命與勑我五典若作勤力說于義亦通不煩改說也

無或刑人殺人

無或二字即戒康叔先儒謂無使權出或人非也此章大意謂刑殺劓刵皆出于公法非汝封之所得私無或輒用其私以刑殺劓刵人也

酒誥

或云康叔以衞侯為王司寇故首篇專諭刑罰是也然不知酒誥一篇亦是為司寇言之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司虣氏掌禁以屬遊飲于市者皆司寇之屬官也

惟天降命

麯蘖之可爲酒酒之可奉賔祭養老勞勸皆天也酒之流可以敗德生禍亦天也故周公于此二者皆以天言之祀兹酒則謂之天降命敗亂喪德則謂之天降威人惟從其命勿犯其威則可謂善事天矣知此然後可以知天

周公曰拜手稽首

荀子大略篇曰平衡曰拜磬折頭與腰平如衡下衡曰稽首至地

曰稽顙大夫之臣拜不稽首以是推之則今之折腰揖即古之拜也今之低頭揖即古之稽首也今之拜伏其頭至地乃類古之稽顙耳然今之拜自是古之跪俛伏三事殊與古拜不類今之揖其形用古之拜其聲用古之喏（日者切）亦是兩事皆與古揖不類也（古揖舉手而無聲）

君奭

予嘗讀君奭顧命之書而深悲之然後知出而任人之事者誠天下之危機而聖賢之甚不得已也名公親見

金縢之事其艱難憂畏如此幸而洛邑既成成王即政二公優游退居田里以息平生之勞此其宜矣而周公方自洛誥之後再為成王之所挽使之留鎮成周以撫東方之諸侯周公復挽名公使之留鎮宗周以撫西方之諸侯一師一保左右相扶名公之意蓋慘然而不樂也周公作君奭一書道商周之近例陳文武之大憂以繫名公而留之名公既留而周公死成王崩于是名公復當周公之危機矣是故導成王以作顧命以正先君

之終翊康王以見諸侯以正新君之始葢傳位于憑几之時而受位于成服之日設兵戈以衛喪主陳玉幣以賓天王彼四海九州知有康王雖百管叔不可得而間也嗚呼悲哉亦可謂艱大之舉矣此與孫權止泣而令三軍順宗麻鞋以見諸將雖時之隆汙不同而鎮遏危疑之意亦不相遠其所異者暫假冕服于一時之頃以正大位而繫人心終反喪服于三年之久以就亮陰而終子道此則後世之所不能行為可恨耳按漢之嗣君

皆以太子受位于柩前而即皇帝位于葬後蓋猶以葬記釋服凖古之祥除自漢而後則併葬後即位之禮而盡去之矣

割申勸寧王之德

鄭氏禮記注曰周申觀文王之德古文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為厥亂勸寧王之德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安世按今博士即漢之今文尚書伏生所傳也古文即孔安國所傳今尚書是也鄭氏訓割為蓋于古讀

為通古字多假借如此類甚多如曷為害胡為瑕安為焉何亦為曷為瑕令人曲為割之申之勸之之說皆不若鄭氏之簡明也

六月庚午朏

書之紀日者必以歷數先之如朔朏生明死魄之類因以寓歷法焉然四代之書惟周為然亦足以見周文之備也又每書必異辭如朏者月之微明即月三日也曰朏足矣又謂之哉生明生明足矣又謂之旁死魄與死

魄之日相鄰即生明也葢一事而三變其文周之俗尚文如此此亦史家以文勝質之驗也

格其非心

書言格其非心孟子訓之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觀此則格者非拒而止也若拒而止之則是適其人間其政曰與之格鬬非大人之事也六經中格字皆取至到之義有恥且格七旬有苗格格其非心謂化服之至也祖考來格格于皇天格

于上帝感通之至也格于藝祖亦謂歸至其處物格而後知至先儒以為窮至其理義亦同此

項氏家說卷三

項氏家說卷四

宋　項安世　撰

說經篇四

泳思方思

漢言泳江言方者漢水淺狹可泳而踰江水深濶必方舟而後能濟各因其實以起興也

詩中思字

思語辭也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不可泳思不可度思天惟顯思用之句首如思齊大任思媚周姜思文后稷思樂泮水皆語辭也說者必欲以為思慮之思則過矣且親從魯侯戾止在泮而詠之矣何為思耶於繹思數時繹思皆當以為語辭繹者不絶之義繹思猶繹如也

素絲五緎

說文黬羔裘之縫也詩曰羔羊之黬以黑為縫也許氏自言其所引皆毛氏詩則今作緎字者非毛義也

何彼襛矣

說文衣部襛字注云衣厚皃引詩曰何彼襛矣則襛字當從衣也石經及陸德明釋文並從衣此蓋因宋時刋版從禾故辨之

有洸有潰

注以洸爲武但取武夫洸洸之意而于字義未有攷也按說文洸字水涌洸也引詩此句爲證徐鍇注曰言其勇如水之涌也得此然後武之義始明

毛氏曰潰怒也是用不潰于成草不潰茂毛氏曰潰遂

也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毛氏曰潰亂也三說雖不同其實皆暴盛之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怒遂之盛者為潰遂亂之盛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兩髦

先儒但云象幼時鬌皆莫能名其物據說文髦作鬏注云髮至眉也則是以髦作僞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漢所謂鬌當即如此唐

六典通天冠云若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即此制也

是紲袢也

說文衣部褻字云私服也詩曰是褻袢也袢字徐鍇注曰袢煩溽也近身之衣按此則二字皆主裏衣言之又展字注云冬則衣展衣夏則裏以縐絺其意正解此詩亦明當以褻溽為義也

言采其蝱

說文𦣻貝母治目眩項直不得反顧故許穆夫人思歸不得作詩曰言采其𦣻

戌申

按幽王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周弒幽王晉文鄭武迎宜臼于申而立之自天理觀之則申侯為平王不共戴天之仇自平王觀之則申侯乃其賈充成濟也其戍之宜矣

無我魗兮

毛注䰰棄也疏求其說而不得遂曰䰰與醜同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為棄安世按說文㪉棄也引詩無我㪉兮則不假醜義矣

詩中故好二字

故謂故舊也好謂契好也詩人喜用此二字鄭風遵大路兮不寁故也不寁好也唐風羔裘維子之故維子之好

溱與洧

山海經北山篇曰繡山其草多勺藥洧水出焉

歌以訊之

龍龕手鑑作歌以誶止正與上文有鵠萃止相叶古文之止字字形相近

薈兮蔚兮

說文嬒女黑色也詩薈兮蔚兮按此義與下文季女相當

豳七月

七月首章總言衣食之事二章三章四章皆言衣食二言帛三言布四言褐五章言寒備亦結首章觱發栗烈之意六章七章八章皆言食事六言蔬茹七言穀栗八言祭饗也又前四章皆以下愛其上終之田畯至喜殆及公子同歸為公子裳為公子裘是也後四章皆以上勞其下終之嗟我婦子食我農夫嗟我農夫躋彼公堂是也此可見當時上下之情矣又每章必兼二事首章衣兼食二章蠶兼婚三章桑兼麻四章取裘兼講武五

章前歲兼後歲六章老兼壯七章田兼廬八章藏冰兼勞農也

八月剥棗

夏小正曰八月剥瓜畜瓜之時也剥棗剥者取也栗零零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剥也

出車采芑

出車之遣南仲為玁狁也而其詩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采芑之遣方叔為蠻荆也而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

玁狁命將者必道其前功所以壯軍威而必後效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此續上章之意也聞檀車之幝幝見四牡之痯痯謂征夫之不遠矣及即而視之則車匪吾征夫之載也馬匪吾征夫之來也思之切而聽之誤也此最人之所甚悲而不能堪者以是勞之足以盡居者之情矣

何人斯五章六章

何人斯曰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

者之來云何其盱此言讒人之情狀也爾之平時輕躁有素雖在徐行常不暇息況以急行必不暇脂爾轂也一昨之來何乃遲遲如是然則徘徊窺伺將造讒以害我者必此時也下文又終言之汝行之遲固已可怪而及其還也又不過我則一昨之來宜我心之病汝也盱者張目四顧故作遲遲之狀也易曰盱豫悔遲有悔豫有怠意其用盱字亦與此同

鴛鴦首章次章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毛氏注曰交于萬物有道取之時于其飛乃畢之羅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氏箋曰鴛鴦休息于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無恐懼也

堇荼如飴

說文堇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徐鍇注引爾雅齧苦堇郭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詩所謂堇荼如飴則此菜之味

昆夷駾矣

說文呬字注詩云犬夷呬矣東夷謂息為呬按許氏自敘云詩引毛氏則非齊魯韓三家之說也今乃作昆夷駾矣蓋昆或作混混混之與犬駾之與呬皆聲近而傳之訛也

下武

古語皆以下為後呂刑曰遏絶苗民無世在下言其後無子孫也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今天相民作配在下言其子孫世享于後也然則下武謂其後踵武相接云爾

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正與配享在下辭意相類意者其周人之方言歟

小子

抑之詩衛武公使人日誦以教已者也武公既耄矣而使人呼之為小子者古語之常也今西北人凡與人言皆呼曰小子周書君臣之閒亦通以小子為辭如已汝惟小子之類嘗見祕書郎楊方云周書多用已字發辭此亦關中之俗每欲發言輒先曰住古之已今之住也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使人日誦抑詩其詩自言亦聿既耄知為耄年所作既耄而猶再三曰小子其謙抑至矣淇澳賓筵抑皆武公之詩淇澳作于盛年言學問賓筵抑皆戒飲而抑乃既耄之作其慎言慎獨論語中庸取焉

般

般之詩因祀山川而興周家福祿之盛也如高山之起如墮山之延如喬嶽之深厚而廣大也民信其道如翕

河之會合而衆盛也敷天之下裒時之對即以對于天下也言人心之合也時周之命即以篤周祜也言天命之固也人心之合又可以見翕河之象天命之固又可以見山嶽之象時邁與般皆祀山川之詩時邁賦周家之功德則用之於神者也般興周家之福祿則尸以答君者也

多辟

蕩詩曰疾威上帝其命多辟殷武曰天命多辟設都于

禹之績説詩者以蕩為王政之辟以殷武為衆國之君似非本義辟音僻背違也天命多辟猶天命靡諶皆古之常語也蕩詩言天有禍疾威怒之可畏其命多背而難信故下文又云天生烝民其命匪諶也殷武上章既言曰商是常以美其祖宗之功德次章復言天命之多背令商之子孫雖都于禹之土地亦不敢以常保故以歲事來享於先君而兾神祐之以免於禍適則長得奉其稼穡以為粢盛而不敢解也歲事即祝詞之祇薦歲

事也稼穡匪解即魯頌之春秋匪解也下文天命有嚴不敢怠遑意亦同此板詩言民之多辟亦言民之向背無常人君不可自以私意作法當以天道牖之則如壎篪之應如圭璋之信如攜取之易而不假於附益也左氏洩冶之說斷章取義與此不同

詩中借辭引起

作詩者多用舊題而自述己意如樂府家飲馬長城窟日出東南隅之類非真有取于馬與日也特取其章句

音節而為詩耳楊柳枝曲每句皆足以柳枝竹枝詞每句皆和以竹枝初不於柳與竹取興也王國風以揚之水不流束薪賦戍申之勞鄭國風以揚之水不流束薪賦兄弟之鮮作者本用此二句以為逐章之引而說詩者乃欲即二句之文以釋戍役之情見兄弟之義不亦陋乎大抵說文者皆經生作詩者乃詞人彼初未嘗作詩故多不能得作者之意也

詩有抑彼揚此之體

詩有抑彼以揚此者文藝當然非真以彼為不足道也常棣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每有良朋烝也無戎非真以朋友不足親也以為不若兄弟之尤親耳氓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非真以士為可以耽溺也以為不若女之尤不可耳十月之交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非真以月食為不足憂也以為不若日食之尤可憂耳故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魯詩

按列女傳芣苢蔡人之妻作也宋女嫁蔡夫有惡疾而不去也行露申人之女作也女稱於酆夫禮不備持義不往也邶柏舟衛宣公夫人作也齊女嫁衛及城而衛君死衛君之弟請同庖而不聽也式微黎莊公之夫人作也夫人既嫁而公不納傅母勸之去而夫人拒之也碩人莊姜傅母作也莊姜操行衰惰而母救之也大車息夫人作也楚納息夫人以息君守門二人相約俱死

也劉向父祖世受魯詩故其作列女傳所載如此去古既遠獨毛詩存韓詩猶有外傳及薛君章句齊魯二家不獲可識因此亦略見魯學之一二故備錄之以顯今毛氏序非必皆古之國史本文矣

詩音

吳氏詩補音學者多疑之但據陸氏釋文謂古人韻廣遂不究吳氏之說然釋文中稱協韻處亦不為少則雖陸氏固不敢自信其韻廣之說也且雜用衆韻謂之韻

廣可也今止用一韻但與今韻不同安得便以為廣凡詩中東字皆協蒸字韻南字皆協侵字韻下字馬字皆協補字韻毋字有字皆協止字韻英字明字皆協唐字韻華字皆協模字韻為字皆協戈字韻服字皆協德字韻天字皆協真字韻其所通韻皆有定音非泛然雜用而無別者于此可見古人呼字其聲之高下與今不同又有一字而兩呼者古人本皆兼用之後世小學字既皆定為一聲則古之聲韻遂失其傳而天下之言字者

於是不復知有本聲矣雖然求之方俗之故言參之制字之初聲尚可攷也如烏謂之鴉姑謂之家潭之字為沈庵之字為陰明都之明為望不羨之羨為郎甄官之後音真陳常之後為田蒗之為蔔馮之為憑凡此皆方俗之故言也而攷之於詩而合焉痏洧從有而音偉究軌從九而音鬼㛹惏皆從林聲而讀如藍鱏鐔皆從覃聲而讀如尋英之聲從央盲之聲從亡顛填之聲從真福輻之聲從畐為狐苽者瓜聲為波頗者皮聲凡此皆

制字之初聲也而攷之於詩而又合焉夫字之本聲不出於方俗之言則出於制字者之說舍是二者無所得聲矣今參之二者以讀聖經既無不合矣而世之儒生獨以今禮部韻略不許通用而遂以為詩人用韻皆泛濫無準而不信其為自然之本聲也不亦陋乎

詩句押韻疎密

詩有一句一韻者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是也兩句一韻者常體皆然有三句一韻者亦既

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是也有四句一韻者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以歆與今為韻是也此章又于韻中用韻本是歆與今為韻而上四句中登于升下四句中祀于悔音毀又自為韻也有隔韻用韻者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本是轉與卷為韻案此下有脫文當云而石于席又自為韻也用韻者案此三字上亦有脫文當云有隔章用韻者新臺有泚河水瀰瀰與次章有洒浼浼同韻燕婉之求籧篨不

鮮與次章不殄同韻也

詩押韻變例

詩有上聯不押韻而下聯連用兩韻者如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是也詩有第一句不押韻而以首句押韻與次聯相應者如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柴與佽相應也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羽與瞽相應也詩有每章引聯皆不用韻如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三章皆用此兩句而不用韻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賓之初筵温温其恭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四章章首兩句皆不用韻是也以上三例皆屬四句一韻之例但間有一聯如此而下不皆然故不可不論也

重押韻

詩有以一韻成一章者如執競之末章云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重押反字那之三章云既

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重押聲字皆一章止用一韻也

詩音類例

詩韻皆用古音不可勝舉今擇衆音之聚者舉之以為例采芩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茍亦無信此青字先字真字三韻之聚為一者也中谷有蓷嘆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此尤字蕭字東字三韻聚而為一者也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

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此灰字尤字之字真字皆字欣字六韻之聚而為一者也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此東字灰字蒸字三韻聚而為一者也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此蒸字之字尤字東字四韻聚而為一者也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此之字歌字麻字三韻聚而為一者也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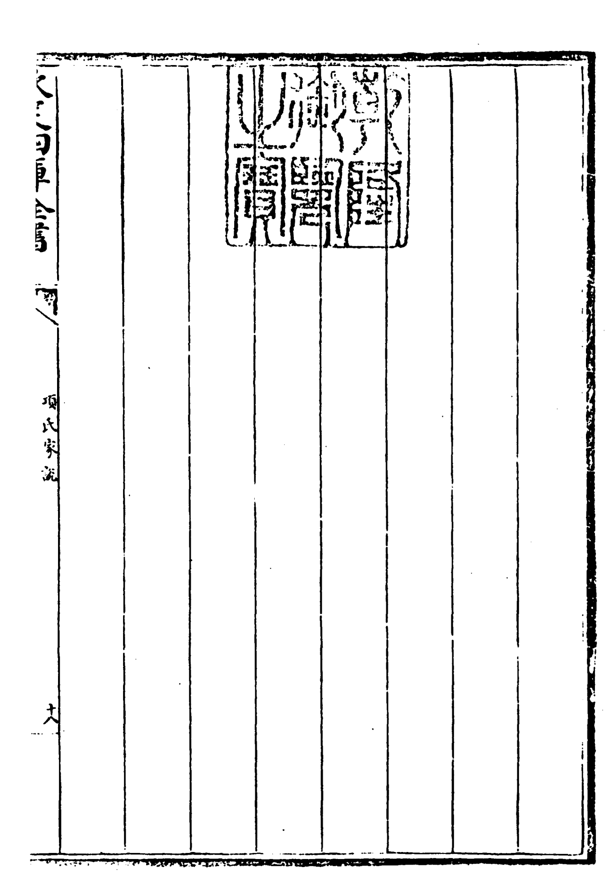
以南以籥不僭此侵字覃字鹽字三韻聚而為一者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此虞字尤字
豪字三韻聚而為一者也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
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先字寒字齊
字三韻聚而為一者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則蒸與尤
聚也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則虞與麻聚也憂心忡忡我
心則降則東與江聚也淒其以風實獲我心則東與侵
聚也不可泳思不可方思則清與陽聚也通乎此十四

例則凡三百六篇之音皆可以類推矣

詩諸家異字

詩中有與諸家字異而義同者固不必錄而其間亦有可以發明此義者子之還兮韓詩還字作嫙好貌也其為相歆羡之語尤信噬肯適我韓詩噬作逝其為發語之辭尤明棘人欒欒兮說文作臠臠尤足以見其癯瘠之狀衣裳楚楚說文作髗髗尤足以見其采會之容慼發作㴸㴸初寒之意愈明許許作所所木柹之聲愈辨

䡟作蹟即可以見其為顛麗作𪗋即可以見其為數匪
鶉為鵔即可以見其為鵰衣裼作繪即可以見其為緑
趚側行也比踖字為明郤地名也比洽字為明圪牆高
貌比佗佗字為明獷猛戾貌比憬彼字為明縷白文貌
比萋兮字為明戴大也比秩秩為明唸吚呻吟也比殿
屎為明滄況寒貌也比倉兄為明反予來赫不若陸氏
釋文之嚇字緝緝翩翩不若許氏説文之咠字凡此皆
于毛氏之義有所發明故具記之



項氏家說卷四